

高满堂  
杨北星  
刘跃利

著

作家出版社

# 闯关东

前传

闯关东是一种澎湃的血性  
是中华民族不能熄灭的精神



013029726

I247.5  
2323  
V1

# 閩閩東

前传

高满堂  
杨北星  
刘跃利  
著  
作家出版社



北航

C1638547

I247.5  
2323  
V1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闯关东前传 / 高满堂、杨北星、刘跃利 著. — 北京 : 作家出版社, 2013. 3

ISBN 978-7-5063-6846-9

I. ①闯… II. ①高… ②杨… ③刘… III.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3) 第 037129 号

## 闯关东前传

---

作 者: 高满堂 杨北星 刘跃利

责任编辑: 王宝生 韩 星

特约编辑: 韩明人

装帧设计: 视觉共振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 编: 100125

电话传真: 86-10-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-10-65004079 (总编室)

86-10-65015116 (邮购部)

E-mail: [zuoja@zuoja.net.cn](mailto:zuoja@zuoja.net.cn)

<http://www.haozuoja.com> (作家在线)

印 刷: 三河市北燕印装有限公司

成品尺寸: 170 × 240

字 数: 390 千

印 张: 21

版 次: 2013 年 4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063-6846-9

定 价: 36.00 元

---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  
作家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

北航

C1638547

## 第 七 章

史书记载：1868年，英法联军占领烟台，迫使清政府妥协。山东乡勇举旗反抗，洋人侵略军勾结清兵镇压，乡勇壮士惨遭血洗。

十岁的管粮和八岁的管水，来到一棵大树下。管粮对弟弟说：今天是八月十五中秋节，咱娘让我给爹送月饼。爹信了潘二爷打的卦，说今天肯定能打败洋人，他就去了。这月饼你先拿着，我得上树看看仗打得咋样。

管粮光着脚丫子，“噌噌”麻利地爬到树杈上，瞪大眼睛往远处看。他看了半天，只见远处狼烟滚滚，看不出名堂。

管粮从树上下来，一脚踩在一堆暄土上，他笑着喊：管水，这里有屎壳郎窝！管水叫：哥，这里也有一窝屎壳郎！管粮说：撒泡尿，浇出来！管水蹦跳着喊：浇！浇！于是，哥俩都嘻嘻哈哈掏出小鸡鸡，一人对着一个洞眼撒尿，细长的尿流准确射进土洞。

很快，一只屎壳郎从洞里拱出来；又一只屎壳郎从另一个洞里拱出来。管粮喊：嘿！这只屎壳郎头上长角，像洋人的鹰钩鼻！管水嚷：哈！这只屎壳郎头上戴红帽，像个当官的！

管粮喊：砸死它！管水嚷：砸扁它！

两只屎壳郎顷刻毙命。

管粮说：弟弟，月饼拿来，我得给爹送去。你快回家！听到没有？

管粮拿着月饼，面无惧色地走进战场。没人顾忌战争中的孩子，人们尽情厮杀。管粮的衣服溅上鲜血，他毫无感觉，继续往前走。

一个洋人被砍杀，面目狰狞地倒向管粮。管粮机灵地闪身，死了的洋人砸在浸着鲜血的泥土上。潘二爷被洋人的刀劈在胳膊上，他反身把攘子插在洋人的裤裆里狠狠地搅动。洋人呼天抢地，捂住鲜血渗透的裆部倒下。

管大田用长刀和众洋人打斗。受伤的潘二爷踉跄着跑来,把一团黑旗扔给管大田:俺不行了,旗放你那儿!潘二爷又向前杀去。

管粮穿过厮杀的人群发现了潘二爷:潘二爷,看见俺爹了吗?潘二爷喊:快滚!找死啊?再看潘二爷,已经在招架刺来的横枪利剑。管大田此时正酣畅淋漓地痛杀洋人,杀得昏天黑地,忘了节日和儿子。

知县蒋仕达领着洋人军官骑马来到一高坡上。蒋仕达见此情此景惊呆了,他急切对洋军官喊:我是让你们驱散,没让你们杀人!这么多人的性命啊,你快让他们住手!洋人军官不理蒋仕达,微笑着举刀高喊:我帝国的士兵们,尽情地杀吧!一个不留!

一支利箭射来,穿透了管粮的衣袖。管粮撕扯着拽下箭头,瞄准一个洋人的后背,奋力掷去,那箭头在洋人的制服上无力地掉落。

一颗炮弹轰然炸响,火光吞噬天地硝烟散去,战斗已然结束。

遍地尸体,只矗立着一个活人——小管粮,管粮在死人堆里寻找管大田,他用稚嫩童声大喊:爹……你在哪儿?你还没吃月饼哪……爹……

管粮不停地翻动尸体找着爹。忽然,一只沾满血污的手抓住管粮拿月饼的手腕。管粮吓了一跳。

管大田断断续续地说:管粮……俺是你爹……管粮蹲下身说:爹,俺给你送月饼来了。管大田喘着气:爹吃不了月饼了……管粮,你记住,咱家的仇人叫蒋仕达……是他……把洋人领来的。记住……了吗?管粮点头:记住了,蒋仕达。

管大田从怀里掏出黑旗:留着它……这上面有你叔叔、大爷们的名字。管大田从脖子上扯下英雄巾:收好了,这是你爷爷留下的……往后你记住,该管的管,不该管的千万别管……说罢,闭目断气。

管粮哭喊:爹……你还没吃月饼哪,怎么就死了?泪水打在管大田的脸上。管粮对空高喊:爹,管粮记住了你的话,该管的管,不该管的千万别管,咱家的仇人是蒋仕达!

春来冬去十二载,管粮和管水都长成了壮汉。十二个春秋,哥俩拜名师学艺,夏练三伏,冬练三九,终于成为武功高手。

又是一个八月中秋节。音乐声中,喜庆的深宅大院戒备森严,院子中的人们迎客送客非常热闹。管粮、管水潜伏在枝叶茂密的大树上,大树紧挨着院墙。二人注意观察院里的动静。

管粮小声说:你见过他,能记准?管水点头:跑不了他!管粮吩咐:见到他你喊蒋仕达,有人应声我就冲过去捅他。俺要让他死得明白。你指认完赶紧跑,俺动手,别管俺,俺能逃出去。咱俩在谷子地旁的泡子见。管水摇头:那不行,咱俩一起跑。管粮低声厉色:听俺的!万一有啥差错,你照顾好咱娘。

就在此时，几个家丁开路，一乘锦缎坤轿急匆匆穿过集市。轿子的侧窗，一只纤手掀开帘子，十八岁的蒋雪竹忽闪着一双大眼睛向外看。她眉目秀丽，气质脱俗，一身江南女孩气息。

锦缎坤轿进了喜庆中的深宅大院。有人喊：小姐回来了！蒋雪竹下轿四顾，蒋仕达领人出来迎接，向客人介绍女儿，大家寒暄。

管粮、管水趁人不注意，轻身从树上跳下，向蒋仕达靠近。在密集的人流中，管水、管粮挤到前面，管水高喊一声：蒋仕达！

蒋仕达一惊，回过头来的同时，下意识地护住惊慌的蒋雪竹。管粮抽刀向蒋仕达大喊着冲去：俺是黑旗后人，要你命来了！

院中顿时大乱，管粮、管水被惊慌的人挡住，靠不上前。八个护兵急忙冲过来，兄弟二人与众护兵拼杀，眼看寡不敌众。管粮说：走！二人边打边退，退到跳下时的院墙处，管粮忽然一转身，抱起秫秸一抡，秫秸四散。管水、管粮趁机沿着秫秸遮挡的两根绳子往上爬，绳子系在树上，哥俩轻盈爬着，越墙而逃。

捕快来宝得到消息骑马来蒋府门口，飞身下马，跑入院门。蒋仕达和来宝堂屋就座。

蒋仕达说：这些年我寝食不安，心魂未定，我让女儿假扮男装，送到好友家中躲避明枪暗箭，都是以防万一。我不相信黑旗乡勇会销声匿迹，知道早晚他们会出来，今天真的应验了。来宝问：十二年了，他们后裔还记着老爷？

蒋仕达神情凝重，压低声音：古有前鉴，家仇传子，子报父仇。两个小子报仇不可怕，可怕的是黑旗一旦让朝廷知道，势必追究下来一查到底，事情就闹大了！旗上绣着二百余乡勇姓名，当年朝廷苦于没有找到黑旗下落，要不然几百个家庭、上千个后裔，将性命不保、生灵涂炭，后果不堪想象！来宝啊，速速缉拿刚才那两个小子，他俩一定知道黑旗下落。赶快将黑旗追回销毁，抓紧办吧！

屋门被猛地撞开，管粮、管水慌慌张张冲进来。娘焦急地问：你们咋回来了？管粮看着娘说：俺们闯大祸了！娘问：你们动手了？管粮、管水点点头。管缨问：那咋办哪，娘？娘问：杀了？管粮答：没有。

娘果断地说：家不能待了，赶快走！娘捧着个带泥土的瓦罐放在桌子上，边往外拿东西边说：我就知道这事肯定得出，早有准备。你们去找潘二爷，他还活着，管粮你戴着这条围巾他就能认出你，把这旗交给他，千万不要落在外人手里。这是地址，要是他不留你俩，就去关东找你大舅索长山，听说他在那边采金，离黑龙江边不远，都记住了？

管粮把围巾和旗揣在怀里：知道了，娘。娘嘱咐管水：老二啊，听你哥的话，在外别惹祸，千万千万！管水含泪点头。管缨说：二哥你遇上啥事儿别太犟，听大哥的啊！

管粮说：娘你保重身子骨，别累着。缨子好好照顾咱娘！管缨说：哥，你们放心吧。她说着急忙从碗架里找出块玉米饼子，王婶给俺的，你们带着。管粮掰开饼子，给管缨一半儿，剩下的饼子塞进怀里。

管缨把后窗打开。管粮、管水给娘磕了个头，管粮泣不成声：娘，俺让你操心了，你别怨俺，你想想俺们就骂两声！娘张开嘴无声地哭了，她摆手示意哥俩快走。管粮、管水急忙从后窗跳出去，翻过后院的土墙消失了。

管粮、管水慌不择路地跑着，突然，管粮犹豫一下，转身拐到一条胡同，跑到一家门前停下喘息。管水一看急了：快走吧，这时候了你还有心惦记着曼儿？

管粮满头大汗地敲门，曼儿的二姨迎出来，开门一见是管粮，慌忙关门。管粮一下子把门推开，闯进去说：俺要见曼儿！他快步走到曼儿的屋前喊：曼儿！

十七岁的曼儿让管粮进来，拿出个香包说：管粮哥，这香包是俺早就给你绣好的，本想等你来下订时再给，你就带上吧。管粮接过香包揣在怀里说：俺家穷，连你姨要的那一袋小米都拿不出，娶不了你，对不住，俺要走了。曼儿流泪道：都是俺命不好，摊上这么个姨。

管粮一下攥住曼儿的手：手就是咱俩的婚帖。两个人的手掌对在一起对着。

管粮一把抱住曼儿，曼儿一惊，在管粮怀里瑟瑟抖着。管粮说：俺到关东站稳了就回来接你。咱没过帖，两手相合也算订了亲，你一辈子就算俺的人了。曼儿的眼泪流下，不住点头。

管粮正要俯身亲曼儿的脸，管水从外面进来拽着管粮：还亲呢，兵都上来了！

兄弟二人转身跳窗跑了。

雪竹在后花园的石桌前看书。蒋仕达在房间的案头上挥笔疾书。一个家丁急匆匆跑进蒋仕达的房间：老爷，街上来了一群官府的人，带着枷子，好像是冲着老爷您来的。蒋仕达想了想：嗯，知道了。你先在门口候着，我说开门，你再开不迟。他从柜中拿出一包东西，匆匆来到后花园对蒋雪竹说：父亲上折子奏请朝廷不要用军费修颐和园一事，惹怒了老佛爷，朝廷派人抓我来了。你赶快去把男装换上，从后门逃走，回你义父张大人那里。这些银两带着路上用。

蒋雪竹急问：父亲你怎么办？蒋仕达边走边回头：是杀头还是株连九族还不清楚，你赶快走！蒋雪竹急忙换上男装，抱起凳子上的琵琶走到后门，泪水盈盈地环视院子，然后快步走出。

官府来人在蒋府外敲门喊：开门！

堂屋里，家丁护院们站在那里看着蒋仕达。蒋仕达说：对不起了，你们对我忠心耿耿，我给不了你们多少银两，家里凡对你们有用的东西，你们尽管拿吧。他说完转身回到书房，平静地坐下，叹了口气，顽童般的声音高喊：开门喽——

等在院里的家丁将院门打开，兵勇们气势汹汹地闯进来，给蒋仕达戴上枷锁。

管粮脖子上围着父亲的英雄巾，和管水循信上的地址来到一个小镇，找到门牌敲门问潘二爷，开门人说没有这个人。兄弟俩来到一个大烟馆旁，这里有个地摊，摆着算卦用具。算卦的是一个乱发披肩、满脸刀疤的人，他用围巾包着头，盘腿坐在卦摊儿前。管粮和管水匆忙从卦摊儿前走过，算卦人说：二位有难在身啊！管粮、管水站住了。

算卦人又说：不走时运啊！管粮说：俺们没钱算卦。算卦人说：不要你钱。

兄弟俩蹲在卦摊儿旁。算卦人看着管粮摆弄指头：你命里有官相，只是落入草中。管粮问：俺这难能解吗？算卦人说：你这难是命中带的，无解。

管水皱眉：哥，别信他的，走！算卦人说：别不信，你姓中就带个官字，可惜啊，竹子头压了你一辈子，竹子，也就是草，官被草压住了，最终只能做草寇流民。不过，将来有个和竹有关的女人和你有瓜葛，纠缠一辈子，这也是命啊！

管粮笑了：前辈真不一般，你咋知道俺姓管？算卦人说：俺早就从你的英雄巾上闻到血和烽火的味道了。他收起摊位，神秘地对管粮、管水说：跟我来！我有要事相告！

他们来到一个很破旧的小房子，算卦人把围巾拉下来露出他的脸。兄弟二人认出了潘二爷，哭泣着忙给潘二爷下跪。管粮说：潘二爷，俺们可找到你了……潘二爷扶起管粮、管水：孩子，你们受苦了！

管粮掏出怀里的黑旗：俺娘让俺交给你。潘二爷看到黑旗，瞬间像被雷击一般，目光中露出惊慌恐惧，语无伦次地喊着：杀人啦！杀人啦！管粮、管水惊愕得不知所措。

潘二爷喊：快滚，快滚！管粮、管水叫着：潘二爷，你怎么啦？潘二爷双手推赶二人：滚，快滚！管水愤怒地拉着管粮：哥，走！二人走出潘二爷家，门“嘭”的一声关上，屋里传来潘二爷压制的哭声，声音苍凉凄惨。

管粮和管水走着，发现前面有一客栈，是一幢孤零零的房子。二人进了客栈。

管粮喊：有人吗？老板娘喜盈盈地出来问：两位住店还是吃顿便饭？管粮说：俺们住不起店，想给老板帮帮工，讨口饭吃。管水说：俺们啥活都能干。老板娘说：看见没钱人，俺心里就不是滋味。这样吧，你们上灶房把水缸挑满，把院子收拾干净，过后来灶上吃饭。

老板娘和张大胆在厨房做饭。张大胆小声说：不能真没钱吧？老板娘笑：出门的都说没钱，说死俺都不信！

管水扫院子。管粮来到马棚里打扫，扫到一个角落，发现有东西，用脚尖踢踢，竟是一根大骨头，管粮用骨头掘地，下面露出好多白骨。管粮犯了猜疑，没事儿似的继续扫地，眼睛偷偷观察四周。管水走过来，管粮小声说：老二，客店有点不对劲儿。管



水问：有啥说道？管粮点头：小心点！

干完活，管粮、管水在厨房吃饭，老板娘坐在小凳上说：你们吃完就在边上那屋歇着吧。她用手指了指对面那个门。

这时，有人牵着马进院，这是个相貌不凡的年轻人，眉清目秀，白白净净，一身黑衣，肩披过膝黑斗篷，头戴青罗学帽，上穿青色暗花马褂，脚穿厚底黑缎靴，松软的长裤掖在靴子鞞中，斜挎的背囊里露出半个琵琶头。

兄弟俩来到小屋，管粮把门开个小缝，侧耳听着外面动静。

黑衣人问：店家，有客房吗？老板娘笑着：有，这位公子，要上等房吗？黑衣人说：上等房。老板娘要帮黑衣人提行囊，黑衣人制止。

黑衣人就是蒋仕达的女儿蒋雪竹。她进厨房落座，谨慎地察看屋子。老板娘满脸喜悦地端来饭菜。蒋雪竹拿起筷子刚要吃，外面响起马蹄声。蒋雪竹神色大变，忙掏出一块银子拍在老板娘手里：有地方躲躲吗？

老板娘迅速将蒋雪竹领进管粮兄弟俩的房间里，蒋雪竹匆忙中没忘与屋里人点头示意。老板娘打开炕柜盖子，让蒋雪竹钻进去，盖上盖子。管粮、管水站着没动。老板娘对他们说：你们在屋里待着。说着匆匆而去。管粮拉起管水，慌忙上炕打开后窗跳出，跑到后院要躲藏起来。老板娘听见声音看了看后窗，见管粮、管水慌张地要躲藏，心里犯嘀咕。

一伙捕快从马上跳下直奔院子，捕快头儿问：有人吗？老板娘迎出来：你这叫啥话，俺不是人吗？捕快头笑：没工夫和你斗嘴，对不起了，老弟有差事在身，得查一查。

管粮管水要跑，从后门进来几个捕快一边一个把他们拦住。管水要动手，管粮拽了拽他示意冷静。

几个捕快来到小屋里乱翻，老板娘赶紧跟过来喊：哎，干啥干啥呀？一来就乱翻啊？该敬的也都敬了，该给的也都给了，咋还三天两头来瞎折腾呢！捕快没有翻出什么，出去了。

管粮、管水被几个捕快带进屋里。一个捕快说：头儿，这两小子慌慌张张地要跑。捕快头儿拿出画像和管粮、管水仔细比对。兄弟俩十分紧张。捕快手指肚稍稍抬了抬管粮的下巴，管粮仰起脸来让人家端详。

捕快头儿收起画像：幸亏二位长得不像，要不就让你们顶差进局子里溜达溜达。打哪儿来呀？老板娘忙插话：哎呀，不是打哪儿来，那不是后屯老张家那俩小子嘛。捕快头儿问：那你们慌个屁！管粮忙说：欠人家粮，寻思要粮的来了呢。大伙笑。管粮、管水才知道捕快不是对自己的，都舒了一口气。

捕快对店家说：有个黑衣人要是到店里来，到俺那告诉一声！老板娘对他们不客气：去去，快走吧，谁给你们看着哪？到这就乱翻一气，这是你们家咋的？

捕快头儿嘻嘻笑着：这娘们儿真惹不得、碰不得。老板娘推着骂着，捕快嘻嘻笑着走了。马蹄声渐远。

这时，蒋雪竹出来微笑着向大家拱手道谢：谢谢店家救了我，也谢谢二位厚道的兄长。

客栈厨房小屋地上放着两个火盆，老板娘烧好一个，正在加木炭烧第二个。张大胆进来，从怀里掏出个小葫芦，往手心里倒出一些粉末，撒在烧好的火盆里说：快快，先把这个送过去。老板娘端着火盆走了。

管水睡了，管粮闭着眼睛没睡，听房外的动静。门轻轻开了，老板娘端着个火盆进来，火盆里燃着青烟。管粮坐起。老板娘笑着小声说：这里夜晚很凉，给你加个火盆。老板娘出去关上门。管粮又躺下。

张大胆正在弄第二个火盆，老板娘进来。张大胆念叨：那两个小子身体好，得过一会儿才昏过去。那公子哥快，熏一会儿就得完蛋，咱先下手干掉他，他身上的银子少不了。老板娘点头：是，才一听捕快马蹄声，就给俺那么多银子！

张大胆往火盆里倒好粉末，老板娘端着说：那公子昏过去怎么着也得一袋烟工夫。张大胆说：咱不急。

管粮躺着感觉有些迷糊，吸了吸鼻子，忽然觉得不对劲，一个激灵坐起，马上扒拉管水，小声说：老二，快起来！管水扑棱一下坐起：咋了大哥？管粮说：这火盆有道道，我感觉直迷糊。味道不对，走！二人从窗子跳出，在外面大口呼吸。管粮说：关东的路不好闯啊！呀，那个公子要遭殃！管水说：嗯，看他那小身子骨，撑不了一会儿就完了。管粮说：他也是遭难之人，咱得帮一把，走。

蒋雪竹客房的地上摆着火盆，盆里冒出青烟。蒋雪竹沉睡在炕上。管粮悄悄进来，碰了碰蒋雪竹：公子，醒醒！蒋雪竹动了动没醒。管粮快速把火盆端出房间。管水在门口听风。管粮点着油灯继续喊。蒋雪竹念叨：睁不开眼睛。

管粮说：你被毒烟熏着了，快醒醒！蒋雪竹一激灵睁开眼睛：你们？

外面有脚步和说话声。管粮示意对方别吱声。管水迅速藏在门后。

门开了，张大胆手提尖刀和老板娘进来，见管粮目光犀利地站在屋中，蒋雪竹站在他身后。张大胆低头看火盆不见了，怒道：好小子，你坏了俺的事，俺弄死你！他挥刀砍来。门后的管水一下子攥住张大胆的胳膊把刀子捅进他的后腰，张大胆倒下。老板娘尖叫一声，转身就跑，被管水一把拽住，拉进屋来。

管粮质问：马棚里白骨那么多！你们杀了多少人？老板娘哀告：好汉饶命！老板娘被绑在椅子上，嘴里塞上布。

马棚外，蒋雪竹与管粮、管水话别：谢谢两位壮士相救，我不明白，一般人遇事就躲开，你们为何救我？管水说：俺哥说了，你是遭难之人，俺得帮一把。

管粮拱手：看你是读书之人，俺不说假话，咱同是天涯沦落人。管水从马棚里牵出马来，把缰绳递给蒋雪竹，然后悄悄离开。蒋雪竹说：怎么，你们也被官府……管粮说：俺们犯了官司，在这里打短工，没想到今天又杀了人。

蒋雪竹说：英雄是为民除害。你们打算去哪儿？管粮说：去关东，到黑龙江边找舅舅。你知道那地方吗？蒋雪竹摇头：我听说前朝盗御马的窦尔敦就流放那儿了，好像很远哪！蒋雪竹上马又说：你们救了我一命，还不知兄长们尊姓大名。管粮拱手：掖县人，管粮。这是俺二弟，哎，管水呢？管水从厨房方向跑过来说：来了来了。掖县人，管水。蒋雪竹说：无锡人，蒋雪竹。两位兄长后会有期！

管粮、管水走在路上，眼看天色已晚，二人疲惫不堪，正巧前面有一座破庙，于是悄悄进庙，见里面破烂不堪，墙角有一堆柴草。管粮上前将柴草摊开铺在地上，二人瘫坐在柴草上。管水从怀里掏出一块煮地瓜，塞到管粮手里：这是我从那客栈弄的，吃吧！管粮把地瓜一分两半，兄弟俩吃了。二人胡乱躺在草堆上睡了一夜。

天亮了，管粮、管水走出破庙，走着走着，看到前面蓝蓝的一片。管水说：哥，你看那是什么？管粮喊：海！咱们到海边了。

兄弟俩叫喊着向大海跑去，边跑边甩掉鞋子，脱去褂子，跑向大海。管水问：这离黑龙江有多远？管粮说：咱上那边码头打听打听吧。

码头边，上船的劳工排着长队。周围有兵勇把守，戒备森严，把码头上送行的老百姓隔开。劳工报名处被一群人围着。

有人喊着：快来报名吧！坐船不花钱，管吃管喝还挣银子哩！管粮、管水挤进去。管水问：这是上哪儿的？回答：大连湾。管水问：那儿离黑龙江近吗？回答：近！比这儿近多了！报名吧！这是最后一条船了！

管粮问：过去干啥活啊？回答：放心吧，累不着你，管饭！管水小声与管粮合计：哥，咱报啊？管粮说：报。

管纓对娘说：他们抓不着俺哥还得向你耍人，俺看干脆咱也走。上关东你这身板去不了，咱找潘二爷去！娘想了想：也好，闺女，走吧。

管纓说：把曼儿姐也带上吧？俺答应过大哥把曼儿从家带出来。娘犹豫：那好吗？听说曼儿要许人家了？管纓说：不是没过帖吗，咱管那个呢！再说大哥本来就是这么打算的，杀完蒋仕达，带着曼儿走。

管纓轻敲曼儿的窗户纸，低声喊：曼儿！你二姨睡了吗？曼儿说：睡了，你进来吧。曼儿开门让管纓进来。二姨在自己屋里听到门响，悄悄披衣走出屋，来到曼儿窗户外边偷听。

管纓小声说：俺和娘说好了，俺们闯关东带着你，今晚就走。曼儿说：好，俺马上收拾东西，晚点就去找你们。

管纓走了。曼儿收拾好东西，刚要吹灭油灯出门，忽然传来急促的敲门声：曼儿，是二姨！快开门哪。曼儿犹豫一下，把门打开。几个大汉进来用绳子套住曼儿捆绑起来，用布塞进嘴里，一条麻袋兜头罩下，放在马车上拉走了。

曼儿被几个青年用绳子绑着推进院里。二姨跟在后面，脸色十分难看地说：松了绑吧，估计管家人已经走远了。几个青年给曼儿松了绑。

二姨说：曼儿，你也够不要脸的了，你还不是管家的儿媳妇人呢，就想跟着人家去闯关东，传出去叫俺这脸往哪儿搁啊？曼儿哭闹着：二姨，求求你，就让俺走吧。二姨瞪眼：门儿都没有！范家那一袋子订亲的小米都送过来了，后天你要是走了，我咋办？我那可怜的姐姐、姐夫死得早，俺辛辛苦苦养你好几年，你就这样对你二姨？

曼儿泪流满面：二姨！求求你了，你就让俺去找管粮哥吧，你的养育之恩，俺以后一定会报答你！二姨哄着：曼儿，二姨也是为你好！那管家穷得叮当响，连袋小米都拿不出来，你过去还不是跟着受苦？那管粮有啥好的？你干吗非要跟他？这事听不得你的，必须听二姨的。

管缨和娘在家等着曼儿，急得团团转。娘说：曼儿怎么还不来？能不能出啥事儿呢？管缨道：都说好了，能出啥事儿呀。要不俺去看看？娘说：这大黑下的，我和你一块去。娘和管缨来到曼儿家，见院子的大门开着，里面的房门也开着，屋里灯还点着，院子里一片宁静。

管缨悄悄走进院子，来到曼儿的房外轻声叫着：曼儿，曼儿！没有人应声。管缨悄悄推开门，房间里没有人。管缨来到曼儿二姨的房间，也没有人。

娘在门外等着，管缨回到娘身边说：屋里没人！娘想了想说：是不是曼儿改了主意，不想跟咱走了！这样吧，咱回去，明天天一放亮，曼儿要是还不来，咱就走。

娘和管缨疲惫不堪地走在小城镇的路上，不时打听路，别人一听，都用异样的眼光看她们。在一个烟馆旁边，穷困潦倒的潘二爷蹲在地上，凌乱的长发飘动着。

娘领着管缨来到潘二爷跟前，试探地叫了一声：他潘二爷？一脸沧桑、蓬头垢面的潘二爷抬起头眯着眼说：俺知道你来了……

潘二爷领管缨娘俩来到破旧不堪的家里，鼻涕一把泪一把地哭诉：前两天你家老大、老二来，俺把他们打发走了，俺养不了他们啊！老嫂子，帮帮俺吧，一天儿不如一天儿了，俺现在死的心都有啊！管缨说：潘二爷，俺娘都这样了，你还让俺娘帮你？

管缨娘说：他潘二爷啊，俺怎么也没想到，你能落到今天这步田地。原先你煽动大伙去和洋人打，是为了让穷弟兄吃饱肚子，可到头来，你连自己的肚子都填不饱！你说八月十五打仗准能赢，可全都死了，就活了你一个。你说你造了多大的孽啊！现在还觑着脸让俺帮你？你也能说得出口！

潘二爷哭道：老嫂子，俺对不住管大哥，对不住掖县的那些兄弟们，都怨我！管缨娘起身说：缨子，咱走！潘二爷一下给管缨娘跪下：老嫂子，你别走，你这大老远扑着我来了，你要是一走，俺的脸就更没处搁了。

管缨娘叹口气：潘二爷啊，你就这么点儿小地方，让俺们娘俩住哪儿？

潘二爷说：老嫂子，你和侄女儿就住这儿，俺出去找地方。边走边走出去。

娘突然感觉心口一阵难受,用手捂住胸口说:俺这胸口堵得慌,上不来气。管纓赶紧把娘扶到炕上躺下,在脸盆里摆着毛巾,拧干蒙在娘的头上。

管纓请来先生给娘看病,先生说这是急火攻心,不能着急。管纓想出去找点活儿干,挣来钱好给娘看病。等娘病好了就离开这儿。娘说:也只好这样,看来你潘二爷是指望不上了,纓儿,你把潘二爷叫来,我和他合计合计。

潘二爷进来,点头哈腰:老嫂子,你找我?管纓娘说:俺们来给你添了麻烦,等俺好一好就去关东。潘二爷说:老嫂子,真对不住啊,俺让你寒心了。

管纓娘说:他潘二爷,俺在你这儿待着不是个事,还是让管纓出去找点事儿做,挣点盘缠,等我病好一好,俺们还是去关东找她舅。这地方俺人生地不熟的,你就帮着给纓子找找,看有啥她能做的事儿。潘二爷内疚地说:就依嫂子。

娘无力地靠在炕上,管纓给娘喂水。潘二爷乐颠颠地进来:老嫂子,俺给纓子找了个活儿,是给陆老太爷家做使唤丫头,您看合适不合适?管纓娘问:不知是个啥样人家?管纓说:娘,有活干就好,咱就别挑人家了,啥人家都行。

潘二爷说:陆家是这儿首屈一指的大户,老太爷德高望重,学富五车,到那儿干活算是享福了。不过,人家说了,做使唤丫头呢,就是得吃点辛苦。管纓说:苦点累点不怕,不就是干活嘛!只要能挣来钱给俺娘治病,啥事俺都能忍了。

夜晚,娘和管纓躺在炕上。管纓撒娇地钻到娘被窝说:娘,你搂搂你闺女呗!

娘说:这么大了,还跟孩子似的。管纓笑:俺在你身边不是孩子是啥?娘嘱咐:到人家好好干,有点儿眼力见儿,别耍性子,可不跟在家一样,听见没?管纓搂着娘说:娘你放心吧。娘说:你这脾气让娘放心不下啊!像你爹一样的。管纓头拱进娘怀里撒娇:娘!

第二天一早,潘二爷领管纓进了陆家大门,二人在厅堂等候。桌上一台老式座钟吱嘎吱嘎地走着,侧屋的门帘不断被掀开,一会儿一个好看的太太掀开帘子探出脑袋来看管纓,管纓发觉了,太太就神秘一笑脑袋缩回去。

门房仆人把门帘子掀开喊:老太爷到!陆老太爷终于出来了,身后跟着三个花枝招展的姨太太。潘二爷和管纓都站起来。老太爷穿着考究,虽是便服在身,可华贵四溢,做派典雅。老太爷坐桌子右边,让管纓坐一旁,潘二爷站着。

落座后,老太爷细细端详管纓。众目睽睽之下,管纓不好意思。众太太们相互交流眼色,表情不一,有的欣赏,有的嫉妒撇嘴。

老太爷面无表情,站起来走到管纓身旁,伸出青筋累累的老手,抓起管纓的胳膊细致地摸了摸、捏了捏,抓住不放,又近距离看管纓的脸,像欣赏古玩。

管纓有些不解:老太爷,家里有什么活,您尽管吩咐,别人能干的俺能干,别人干不了的俺也能干,俺不怕吃苦。老太爷声音像太监:这嘴儿小鸟儿似的,脆!大家都笑。管纓也不好意思地笑了。

老太爷回椅子坐下,告诉那些太太们:好啊,去歇着吧。管缨被姨太太们领到后房去了。老太爷从兜里掏出十个钱儿放在潘二爷手里。潘二爷说:陆老爷,您看这闺女聪明伶俐,招人喜欢啊!这介绍费,您怎么也得给俺二十个啊!老太爷微微一笑:这丫头,水灵,值了!说着又数出十个钱放在潘二爷手里:我喜欢!给了。

潘二爷拿着钱乐颠颠地走了,他急不可待地小跑着来到烟馆,倒在烟榻上,大声喊道:来一个泡儿!

## 第 2 章

管纓坐在陆老太爷卧室的炕边，三个姨太太左右陪着。大太太说：在这儿就和在家一样，有啥要求尽管说。二姨太、三姨太也应和：有啥就说，别藏着掖着。

管纓说：俺没啥要求，就是想工钱一天一结清。俺为俺娘治病，每天买药看病得花钱。大太太点头笑着说：行，就依你，工钱一天一结清。

满头白发的陆老太爷微笑着走进来，眼睛放光，他告诉姨太太们：麻溜儿地脱吧。管纓一愣，发觉不对，马上喊：老爷你们要干啥？不是说做使唤丫头吗？

姨太太们脱管纓的衣服。大太太安慰道：是使唤丫头啊，一会儿你就知道了。三姨太笑道：老太爷也不能把你咋样，俺们这么多姨太太都白闲着呢！

老太爷穿着内衣，坐在炕对面的椅子上，吧嗒吧嗒抽烟袋，喜爱地看着管纓，从容惬意地微笑。管纓疑惑地被姨太太们扒掉上衣，只留了个肚兜。

老太爷把烟锅放在琴桌上，眼睛发直地站起身来，向管纓走去。他颤巍巍地抚摸着管纓的皮肤，闭着眼睛入情地体会着，发自肺腑地蹦出一个字：嫩！接着，老太爷的手更加抖动起来，手指慢慢合拢，掐管纓的皮肤。姨太太们摁着管纓不让动。三姨太告诉管纓：这是你的福分，老太爷就好这一口儿。

老太爷一下一下掐着，脸色舒缓、幸福。管纓额头上渗出汗珠，咬紧牙关挺着不吭一声。掐着掐着，老太爷高喊：叫你不吭声！叫你不吭声！大太太说：疼就喊几声！管纓憋着不吭声。老太爷继续掐着。

管纓突然大喊一声，一把推开周围的几个姨太太，跳下炕往门外跑。老太爷没有防备，被掀翻在炕上。管纓正往外跑，被二姨太和三姨太拦住，屋子里乱成一团。跑进来两个家丁，大家一起把管纓摁在炕上。

大太太喊：你不是为了给你娘治病吗？跑啥呀？管纓眼里含着委屈的泪。

老太爷躺在炕上突然眼眼儿乐起来，他狠狠地掐着管纓，越来越快，头发蓬

乱，有点儿歇斯底里：我叫你跑，喊！喊！在老太爷疯狂的叫喊中，管缨再也憋不住，哇的一声号啕大哭起来。

老太爷满足地住了手，满头大汗地瘫坐在炕上喘息，舒服地打了个饱嗝。

管缨拖着疲惫的身躯回来，在门口平静一下才进屋。她进屋像换了一个人似的，跟娘打招呼：娘啊，好点没？娘说：你有活做，娘心里就敞亮多了，病也好了不少。你哥他们不知道咋样？俺挂念老二啊，他好惹事儿。

管缨安慰道：有大哥在呢，娘，你就别再惦记这个那个的了，好好养病吧。等你病好了，咱们去黑龙江找俺大舅，说不定俺哥他们也到了那儿，到时候咱一家人就聚到一块儿了！

娘叹气：唉，娘这把骨头怕撑不到关东啊！管缨说：娘你咋这么说呢！俺看你气色好多了。娘问：今天都干点啥活啊？管缨略一迟疑，搪塞道：都是些零零碎碎的活，那点活对俺来说也不算个啥。

这天傍晚，管缨疲倦地回到潘家，见潘二爷坐在门口，缩成一团，就问：潘二爷你坐这儿干啥呀？潘二爷说：俺不敢见你娘，怕你娘骂俺。缨子，别怪俺，俺也是没法子，让你受苦了。那陆老太爷就这毛病！也怪你潘二爷没本事啊！唉！

管缨说：只要能治好俺娘的病，啥苦俺都能受。说完管缨把几个铜钱给了潘二爷：那儿服药俺娘吃完也不见好，俺白天忙，你替俺去请个好点的先生，再去药铺给俺娘抓几服药成吗？潘二爷满口答应。

娘发现管缨的胳膊有青淤，就问：缨子，胳膊咋了？管缨掩饰道：没咋的，那家的小孩爱掐人。

潘二爷无精打采地坐在地摊上，掐指头算着，算的结果觉得不好，他呆在那里，最后收了摊子站起来，一边走一边念叨着：俺的大限到喽！

潘二爷来到赌局上。大汉问：有钱吗？潘二爷说：没钱。大汉笑了：那你拿什么和俺赌？潘二爷：赌衣服！大汉笑：你那身衣服一钱不值。大汉起身要走，潘二爷一把拉住他：赌俺眼睛，一个眼睛二十两！大汉说：你的话俺从来不信，你给俺算了几次卦，没一次是准的。

潘二爷说：这回是准的，俺输了，把眼睛给你，算我背运；俺要是赢了还把眼睛给你，你给俺银子。大汉笑：俺要你眼睛干啥用？一钱不值啊！

潘二爷说：赌个乐子，让全镇的人说你牛，你是第一高人！你把能掐会算的潘二爷的眼睛赌到手里了，你比神仙还神仙！大汉笑道：你说这话俺爱听，冲这，陪你玩一把，眼睛不眼睛的就算了。

众人听说这边赌眼睛，都不玩了，纷纷围过来看热闹。二人依次出牌。潘二爷眯起眼睛仿佛在掐算，之后，潘二爷把牌亮出来。大汉推牌说：你赢了！



潘二爷欣喜,突然半天不说话,伸出手大喊一声,五个手指深深地嵌入眼窝使劲一抠,带血的指头上,捏着一个血糊糊的眼球,啪的一声,眼球拍在了桌子上。大汉惊出一身冷汗。潘二爷坐在那里半天无话,没有去捂已经空了的眼眶,血从眼眶里流出来也不去擦。在场的人都惊在那里。

潘二爷大喊一声:拿钱来!大汉吃惊地将钱掏出,放在桌上。

镇外树林里有个小坟包,坟前烧着三炷香,摆放着三碗酒。潘二爷跪在坟前,烧着黄纸,嘴里叨咕着:弟兄们啊,你们在那边挺好吧?饿了就跟我念叨一声,饱了就打个嗝儿给我听听。你们那么多人在一块儿,多热闹啊,就把我一个人扔在这世道上活受罪。阴阳两隔,就一层窗户纸儿,哪一天我一口老气儿打破这层纸儿,咱兄弟们一块儿聚聚。烩半片子猪肉,喝几碗大酒,听一宿小戏儿,高兴了两手一抖,扔几把骰子,叫一声没钱的快上来!我……想你们啊!你们都把俺忘了吧?可俺没忘你们啊!每年都给你们烧香、摆酒、说话啊……

潘二爷说完凄然一笑,他被挖掉的眼睛用布缠着,还流着血水,另一只眼睛流出老泪:兄弟们,俺对不起你们啊,当初不是俺那一卦,你们说不定现在都好模好样活着,一盅小酒儿一袋烟,倚在被垛上,看孩儿们满炕打滚儿,老婆在灯底下做针线……可咋就偏偏让我活下来了呢?现在俺才明白,活着就是死了,死了就是活着……

潘二爷说着,双手颤抖着从怀里掏出黑旗:兄弟们啊,当初咱们都是为了这面黑旗,把一腔子血倒在咱家乡的土地上,今天我把这黑旗给你们送去了,不能再连累那些活着的弟兄,不能再有人因为它送命!

潘二爷仰起脸,呆呆地看着天,轻声说:兄弟们,我给人算了一辈子卦,今几个真算到自己头上了,兄弟们,咱回头见!他说着,将黑旗放在火堆上烧着,火堆上燃烧着黑旗,映红了他老泪纵横的脸。

潘二爷进屋来。管缨娘一脸严肃地问:潘二爷,你给孩子找的什么活?她胳膊咋青了?潘二爷低头说:嫂子俺向你招了吧,陆家老太爷有个癖好,爱招人……

管缨娘摔了药碗:你怎么能干出这种事!你缺德不缺德呀?啊?你眼睛怎么了?潘二爷说:瞎了。管缨娘发狠道:是人瞎了,眼睛才瞎的!

潘二爷哭丧着脸:嫂子,俺给自己算了一卦,大限到了。管缨娘皱眉道:你别装神弄鬼儿了,谁信你啊?算了一辈子卦,哪一卦算准了?当初要不是你算的那一卦,非得要在八月节打那一仗,管大田他们能死吗?

潘二爷笑咪咪地说:痛快!俺就想让你骂。管缨娘训斥道:你还觑个脸说呢,对得起那些死去的掖县兄弟吗?你原本也是个出生入死、征战疆场的英雄好汉,你自个瞧瞧如今变成了什么样?无家无业、无情无义、装神弄鬼!你咋能变成这样?咋能走到今天这个地步?你那时候嗷嗷喊着要堂堂正正做人,做个杀富济贫的好汉,一身的